



诺贝尔文学奖文集

农民们

Hongmännen

1924年获奖

[波] 莱蒙特

Reymont

李斯◎等译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诺贝尔文学奖文集

农民们

1924年获奖

[波] 莱蒙特

Reymont

李斯◎等译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农民们/(波)莱蒙特著;李斯等译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(2013.5)重印
(诺贝尔文学奖文集)

附剧作《沉钟》

ISBN 978-7-5387-2164-5

I. 农... II. ①莱... ②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波兰—现代

IV. I5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4009 号

农民们

作 者	莱蒙特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陈 琛
责任编辑	陈 琛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130011
电 话	总编办:0431-86012927 发行科:0431-86012952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90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	1211 千字
印 张	56
版 次	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
定 价	112.80 元(全四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近午时分，天气稍稍放晴，光线却像一根灯心草蜡烛，在阴影间摇曳，仅有的光明很快就消逝了，天地又灰蒙蒙的，仿佛雪花正要集合，再下一次。

安提克的破屋格外阴暗、寒冷和凄凉。孩子们在床上玩耍，喋喋不休地低声说话。汉卡心里很烦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她在屋里坐立不安，或者站在门外，用燃烧的目光盯着雪地。但是路上或田野看不见半个行人，只见几辆雪橇由酒店开走，霎时就看不见影子也听不见声音，没入无垠的白色深渊里。

她叹了一口气想：就算有个乞丐走过，她也有聊天的对象！

她开始召集到处乱跑又想在樱桃树下栖息的鸡鸭，要它们回到平日的鸡舍，但是一进门就和姐姐薇伦卡吵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那个女人在走廊放一桶泔水给猪吃，脏畜生溅得到处都是，汉卡的房门口就有一大摊。

她没进去，隔着紧闭的门扉叫道：“你自以为是好主妇，好好看着你的猪，或者叫你的小孩看好。我不愿意为了你弄得浑身泥泞！”

“噢，她的母牛卖掉了，所以就在这儿大声嚷嚷，是不是？贵夫人，她现在受不了泥泞了，但是她住的地方根本就是猪栏！”

“你别管我的住处或我的母牛。”

“那你也别管我的猪，听到没有？”

汉卡砰的一声关上自己的房门，她怎能还嘴呢？说一句，对方一定顶



二十句。她把门闩好，拿出钱来，不厌其烦地算账，一次又一次算错。她心里还很乱，一方面对薇伦卡不满，一方面又为安提克担心。而且她常常幻想她听见克拉苏拉的叫声，有时候便想起童年家居的往事。

她环顾屋内，喃喃地说：“不过她说得很对，我们住的地方实在像猪栏。”而夫家那边呢！……他们铺了地板，墙壁刷了白粉，暖洋洋，干干净净，什么都不缺……那边的工作算多吗？……饭后幼姿卡洗洗涮涮，雅歌娜纺纱，或者由明亮无霜的窗口眺望外面的风光……她还缺什么？……波瑞纳亡妻的珊瑚现在属于她了，还有一大堆裙子、手帕和亚麻衣物。她用不着烦恼，用不着赚取什么，可以吃油水吃个饱！而且，斯塔荷曾说，雅固丝坦卡替她做各种活儿，她躺到大天亮，早餐喝茶，因为“马铃薯不合她的口味！”……老头子什么事都不干，整天调情，抚弄她，把她当小孩子……

想到这些，她怒火中烧，由矮柜上一跃而起，猛挥拳头。

“噢，娇纵鬼、妖精、淫妇、妓女！”她大声尖叫，白利特沙老头在炉边打瞌睡，吓得跳起来。

她霎时冷静多了。“爹，请你用茅草盖好马铃薯，然后用雪堆成土丘，会下浓霜哩。”她说，回去算账。

但是老头子的工作没什么进展。积雪太厚，他的力气太小了——而且他心神不宁。他牵了牛绳，那两兹洛蒂是人家给他的，他该不该拿呢？他记得钱币放在桌上，亮晶晶，几乎是崭新的。

他暗想，“也许他们会交给我。那些钱不属于我又属于谁呢？克拉苏拉扯得好用力，我牵绳子牵得手臂发僵，我还牢牢抓着……而且我向牛贩猛夸奖它！噢，我叫他们听了我的话；大孙子彼德——碰上地方节庆，我就要给他买个口琴……小的也该有一样礼物……还有薇伦卡的小孩，虽然他们都是顽皮扰人的乳臭小子。……我自己该买点鼻烟——浓一点——能刺激精神的！斯塔荷的鼻烟没什么用，甚至不能让我打喷嚏。”

这些思绪影响了他的工作，汉卡隔一个钟头过来看，茅草才刚刚罩着雪花。

“噢，你的食量抵得上大男人，工作量却不如小孩子！”她说。

“啊，汉卡，我拼命干，不过我刚刚停下来喘口气，我马上弄好——马上弄好。”他觉得很窘，结结巴巴说。

“薄暮从森林下来，霜愈下愈大，这个坑好像猪仔睡过似的。你进屋里去看小孩吧。”

她亲自动手，使劲儿工作，那个坑马上盖好了，用雪堆得很漂亮。

等她弄完，天已经黑了，住处比刚才更冷。湿湿的泥地被霜冻硬，木屐踩起来咔哒咔哒响，严霜又在玻璃板上结成图案。孩子们也抽抽噎噎哭着，但是她没去哄他们，因为要赶时间。她得割草给小牡牛吃，给门外耸鼻尖叫的猪仔喂食，拿水给鹅群喝。此外她得再核对账目——看看她得付出多少钱，还给哪些人。最后一切都完成了，她打算出去。

“爹，你生个火，照顾孩子们——万一安提克回来，炉边铁架上的长柄锅有卷心菜。”

“好，好，汉卡，我会照料一切——卷心菜在铁架上，是的，我会照料，我会照料。”

“啊——牵牛的钱，我拿了。你一定不要吧？你有东西吃；有衣服穿……你还需要什么？”

“是的，汉卡，是的，我样样不缺——样样不缺。”他低声回答，连忙将面孔转向孩子们，怕女儿看见他掉泪。

她走出去，寒意逼得她受不了。泛蓝的黑夜笼罩着四面八方，干爽又透明。天空晴得像水晶体，地平线没有云，高处已经出现几颗星星，一明一灭。

汉卡一路沉思。她想找一样安提克能干的工作，不放他走——但是她想起他最后说的话，惊得全身发软。她一辈子不可能离开村庄，到别的地方去住。不，她不可能跟陌生人住在一起。

她凝视着路面、散列在路旁的房屋、雪地上几乎看不见的果园，以及薄暮中泛灰的大田野。寂静的寒夜飞速降临：星星一个接一个出现，活像天上有人一把一把播种，亮晶晶的雪白大地上，民家的灯光开始亮了，火



烟的气味由空中飘来，村民慢慢走，人声似乎低低掠过地面。

“这一切都在我心里生了根，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我不愿意像风到处漂流。噢，不！”她用力自语，现在把脚步放慢些，因为她不时踩到崩塌的雪块，陷入及膝的软泥里。

“这是天主给我的世界——属于我！我要活在这儿，死在这儿，我们只要能捱到春天就好了！……就算安提克不肯去干活儿。算啦，我不会被逼得去乞讨。我要找纺纱、织布或者任何我做得来的工作，不让噩运打垮我。我知道薇伦卡织布赚工资，还有钱可存呢。”

她怀着这些念头踏入酒店，颜喀尔照例对着书本打瞌睡。直到她把钱放在他面前，他才注意到她，然后和和气气地对她微笑，帮她计算总数，甚至请她喝点伏特加酒。但是他没提安提克欠他的酒钱，也没提到他，直到她要走了，他才问她丈夫干什么。

她说他正在找工作。

“他可以在村子里帮忙。他们要在这边建一座锯木厂，我需要有经验的人帮我载木头。”

“我丈夫绝不会替酒店帮佣。”

“他是这么伟大的人？那就让他睡觉吧，但是你有几只鹅，拜托养肥一点儿，圣诞节我想买。”

“我一只都不能卖，我的鹅只够育种。”

“那就买几只小鹅，养到春天，一养肥了我就要。你愿意的话，可以在这里赊东西，用鹅来抵债。交互结账……”

“不，我不！”

“噢，等卖牛的钱用光了，你会卖……而且卖得很便宜！”

“下流胚！你不会活着看到那一天！”她走出门时，心里暗想着。

现在空气冻得很，叫人鼻孔刺痛。天上繁星点点，一阵凛冽刺人的疾风由树林吹来。但是她一直走在路中央，兴致勃勃看着所有的房舍。教堂隔壁的瓦尼克家蜡烛全点上了，普洛什卡家的围墙内传出嗡嗡的人声和猪仔的尖叫，神父家的窗口很亮，几匹马在游廊前面用前脚猛趴地，神父家对

面的克伦巴家也灯火通明，凭雪地的咔咔声，可以知道有人正要去牛舍。再过去，村子从教堂前方在外岔，活像伸出两只手臂，环抱着水塘，除了白茫茫的背景中有几处灯火，那儿什么都看不清，不时传来几声狗吠。

她浏览公公的住宅，叹了一口气，在教堂前面转个弯，穿过克伦巴果园和神父花园之间的两道长篱，两道篱笆正好围成一条路，通往风琴师家。这条路很少有人走，两边都长满矮树，她摩挲着树干，不时有雪水落在她身上。

风琴师家坐落在神父的院子里，没有另外的车道。

不久汉卡听见怒喝和啜泣的声音，看见门外有一只黑箱子和各种物品散列在雪地上——包括羽毛被、衣饰等等……风琴师家的女佣玛格达站在墙边，大哭大叫。

“他们辞退我，他们赶我走，把我当一只狗！赶到外面去流浪。我现在要上哪儿——我失去了一切——噢，要上哪儿？”

敞开的门廊有一个人大叫说：“你这只猪，你这只猪！别对我嚷嚷！否则我拿一根棍子，叫你马上闭嘴。现在就滚蛋，去找你的法兰克，你这烂女人！啊，你还好吗，汉卡？……亲爱的，你看到的这回事我们从秋天就料到了。我恳求这个丫头，找她谈话，守护着她，但是谁看得住一个淫妇呢？我们都睡着以后，她出去乱逛……逛得好成功，现在竟怀上私生子，弄出阵痛了！我多少次告诫她：‘玛格达，当心，考虑考虑，那个人绝不会娶你。……她竟当我的面宣称和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！我看她身材改变，肚子涨得像发酵的面团，对她说：‘到别的村子躲起来，免得大家看见你的耻辱。’她听不听？才不呢。今天她在牛房挤奶，阵痛来了，把牛奶桶打翻；我女儿法兰卡吓得跑来找我，大叫说玛格达出事了。老天！多丢脸，而且发生在我家！现在你快走，否则我叫人把你丢在路上！”她来到屋子前面，又大声叫嚷。

玛格达离开墙边，不停地啜泣和呻吟，设法把东西打成一个包袱。

“现在进来吧，天气很冷——不是你呀！你快滚，别留下半点痕迹！”贵妇边叫边走进屋里。

她带汉卡由一道长廊进屋。

那儿有一个很大的矮房间，开口炉上点着熊熊的大火，照得满室光明。风琴师脸色红得像煮熟的小龙虾，衬衫袖子卷到手肘上，坐在火边烤圣坛面包。他不时用杓子去舀一盘半液态的薄糊，倒进一个铸铁模型中，接着关起来猛压，直到面糊嘶嘶响为止。然后把模型放在炉子上，用一块直砖架好，打开来翻动，拿出新烤的面包，倒在旁边的一张矮凳上。那边坐着一个小男孩，用剪刀修剪每一块长面包的边缘。

汉卡问候大家，并亲吻风琴师太太的手。

“坐下来烤烤火——喏，有什么消息？”

她一时找不到话说，觉得很惭愧，怯生生地斜睨另外一个房间，门口对面的长几上有一堆白白的圣坛面包^①，用木板压着。两个女孩子将面包扎成包里，各用一张纸封套绑起来，以备分发。屋里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位不知名的演奏者正叮叮咚咚猛弹大键琴——突然刺耳地中断，听得汉卡直起鸡皮疙瘩，风琴师则嚷道：

“喏，喏——错了，你醉啦？从《圣婴赞》再弹一遍。”

“你们已经烤这些圣诞节用的面包啦？”她觉得沉默很失礼，就说道。

“是的。教区很大，又零零散散的；所有的圣坛面包都得在圣诞节以前发放，我们得及早开始。”

“是不是纯面粉做的？”

“请你尝尝看。”

她由模型中拿一个热烘烘递的给汉卡。

“我几乎不敢吃。”她用围裙角去接，举起来对着灯光，一脸敬畏的神色。

“咦，上面印的图案好奇怪哟！”

“右边的第一个圆圈可以看见圣母、圣约翰和天主。另外一圈是马槽、草料架、牛群、草铺上的婴儿，圣约瑟夫，还有圣母，这边是三位智者跪

^① 这是制造圣坛面包（天主教以外的世界称为“圣餐面包”，但是比较密实；天主教的“圣坛面包”则是半透明的）的工具。波兰的风琴师在圣诞节时巡游教区，分送一包包这种面包，并祝福居民，然后收各种礼物，这种惯例自然使农民看不起他。

在地上。”风琴师太太这么解释说。

“是，是，我明白了——噢，设计得真美妙！”

她用围巾包好圣坛面包放在怀里。一位农夫进来，和风琴师说了几句话，他听了大叫说：

“麦克！他们来受洗，拿钥匙到教堂去。神父知道，他会来，但是安布罗斯得留着为众人服务。”

大键琴的声音停了，一个高大白皙的小伙子走出房间。

“我哥哥留下的孤儿。跟外子学琴，外子免费教他。我们得牺牲，为自己的血亲做点事情。”

慢慢的，汉卡变得健谈些，终于道出她吃苦和忧心的原委，只是说得零零碎碎，而且有几分犹豫。这是她头一次公开说明她所经历的一切。

他们注意听，以同情的口吻跟她说话，虽然留心不提波瑞纳这个姓氏，却表露了真诚的怜悯，害她哭得很厉害。风琴师太太是聪明人，知道汉卡需要什么，主动提出一个建议。

“听着，你也许有一点空闲的时间——你肯不肯替我纺羊毛？我想巴库琳娜可以纺，但是你来纺更好。”

“愿上帝酬赏你！我真的需要工作，却不敢开口。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不用谢，大家该帮助邻居嘛。羊毛是梳理过的，重一百磅左右。”

“好，我要纺，而且很会纺。噢，我当年在娘家，不但纺纱，还织布和染布哩。我们从来不必买衣服。”

“看看，多软！多干！”

“真是上好的羊毛。大概是在贵族领地的绵羊身上剪来的吧？”

“啊，如果你刚好缺面粉、燕麦片或豌豆，请你告诉我，要什么就拿什么，我付你工钱的时候再结账。”

接着她带汉卡走进一个储藏室，里面堆满袋装和桶装的杂物，墙上挂着不少腌腊肉。屋椽上放着一团团纺好的长线，地板上堆了厚厚的麻布卷。至于一串串干蘑菇、乳酪、装满各色佳肴的瓶子，堆着巨型圆面包的



货架，以及别的家用品，谁记得了那么多？

汉卡说：“你会收到最光滑的线纱。再次谢谢你的好心。但是我自己恐怕搬不动这么多羊毛。”

“东西会送到你家。”

“那就好了，我还得在村子里走动走动呢。”

她再次道谢，但是现在不那么热诚和直爽了，因为她妒火中烧。

“她们的一切都是我们农民送的，东西拿到他们家，而且是我们生产的……他们的储藏室堆满我们的礼物！而且，能知道他们放出多少高利贷！啊，‘有羊毛可剪的人，自有好酒菜吃’……大家生产这一切，工作可辛苦得很——算了，算了！”她一面这么想，一面走出屋外，女佣玛格达和她的行车已经不在那儿，时候不早，汉卡加快了脚步。

她能到什么地方打听安提克的工作，又向谁打听呢？

以前在公公的田庄，她觉得人人都很和善，大家经常来看她，不是来找她帮忙，就是笑咪咪来说几句客气话。如今她站在冷风里，居然不知道能去找谁！

她停在克伦巴家门前，也停在西蒙家门前，但是她不想进去，她想起安提克叫她别拜访任何人。“大家帮不上忙，也不会帮忙的——只会同情我们，他们对一条死狗也照样同情呀！”他说过。

“真对，噢，他说得真对！”她想起风琴师夫妇。

噢，她若是男人就好了！她会马上动手干活儿，整顿一切。那么她就不用不着诉苦，对邻居袒露伤处，叫人同情了！

她心里贪婪地渴求工作，心力好集中，连骨架都硬了，步伐既坚定又迅速。她还渴望经过公公家，哪怕只从外面看看房地，哪怕一饱眼福都好。但是她在教堂门前转弯，走一条窄径由冻结的湖面到磨坊。她走得很快，不左顾右盼——在冰上小心避免滑一跤，决心赶快走过去，什么都不看，免得回忆过去徒增伤感。但是她失控了。不知怎么，她在波瑞纳家对面突然停下来，眼睛离不开窗口闪烁的灯光。

“那是我们的——我们的……我们怎么离得开这儿？……铁匠马上就

会夺去。不！我一步也不走。无论安提克留不留，我要像看门狗，守着不放！……他父亲又不是长生不老的神仙，何况很可能发生别的变故……我不愿看孩子们遭人劫掠，也不愿意离开村子。”她望着积雪的果园，建筑物模糊的轮廓，银色的屋顶，暗色的墙壁，以及背景处席棚后方的茅草堆，这些念头一一闪过她的脑海。

夜色很静，很冷，黑漆漆的，天幕布满了星星，使雪地罩上一层银光。树木被雪压得向下垂，仿佛在万籁俱寂中昏昏睡去，成了包白布的幻影，迷迷蒙蒙，却又硬硬的。每一道人都渐渐远去，只有一种声音——是那些人魔又没有生命的树木喃喃呼吸吗？是颤抖的星星潺潺低语吗？有一种音籁在空中抖动。汉卡站在那儿，忘了一分一秒过去的时光，忘了难以忍受的寒意，眼睛盯着农舍，贪婪地看个饱，将所有的印象牢记在心中，带着未满足的梦想吸收一切。

雪地上突然响起一阵劈啪声，唤醒了她的迷梦，有人走同一条路越过水塘，过了一会儿她看到娜丝特卡。

“什么，是你呀，汉卡？”

“何必这么吃惊？难道我死了，你看到的是我的幽灵？”

“你胡思乱想什么？我好久没看到你，觉得惊讶。你要到哪儿？”

“到磨坊。”

“我也要去那边，我给马修送晚餐。”

“他目前是不是在那边学做磨坊生意？”

“磨坊生意？不，才不哩！他们在此地赶建一栋锯木厂，连晚上都干活儿。”

她们一起走，娜丝特卡噙噙喳喳说话，但是小心不提波瑞纳的姓名，汉卡虽然乐意听，却觉得不好探问。

“磨坊主出的工钱高不高？”

“马修一天拿五兹洛蒂十五葛罗兹。”

“这么多？”

“难怪嘛，他是工头，掌管一切。”

汉卡不再说话，经过打铁铺门前时，未装玻璃的窗子透出一道红光，染红了雪地，她这才咕哝道：

“那个叛徒！永远不缺工作！”

“他雇了一名助手，自己经常出门。他还跟犹太人联手搞森林的生意，和他们串通骗人。”

“他们砍下开垦地的树木没有？”

“你是不是住在丛林，居然不知道这回事？”

“不是，但是我不爱打听村子里的消息。”

“好吧，我告诉你，他们正在砍已经买下来的那片林地。”

“当然，我们村民绝不许他们砍我们开垦地的树木。”

“就算这样，又有谁会插手呢？社区长支持贵族领地的人，村长和所有行政长官也差不多。”

“对。谁能胜过有钱人？谁能赢过他？好啦，娜丝特卡，请你到我们家看看。”

“再见——是的，我哪天带纺锤和卷丝杆来。”

她们在磨坊主住宅门前分手，娜丝特卡到下面的磨坊，汉卡则穿过院子到厨房。她费了不少劲儿，好多狗围着她，向她狂吠，赶她到墙边。伊娃出来保护她，带她进去，这时候磨坊主太太来了，对她说：

“你若有事找我丈夫，他在磨坊里。”

她半路碰见磨坊主正要回家，他带她回到住处，她立即还清以前买面粉和燕麦片的欠款。

“你靠卖牛的钱过日子，呃？”他把钱丢进抽屉说。

她生气了，回答说：“你要我怎么样？人不能吃石头活命呀。”

“我告诉你，你丈夫是懒骨头。”

“这是你的说法。他有什么工作可干？在哪儿？替谁干？告诉我呀。”

“这里不缺打谷工人吗？”

“当然这种工作不合他的胃口，他从来没当过普通的长工。”

“我为这个人遗憾。他很固执，不尊敬父亲，又凶得像一条狼。不过，

我照样为他遗憾。”

“我——我听说——磨坊主先生，你这儿有工作可干，说不定你能雇用安提克……我求你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痛哭流泪，恳切哀求他。

“让他来吧——记住，我不求他。有工作，但是很辛苦。把树干劈成圆木头——以备锯断。”

“这件事他做得来，村里很少人比得上他。”

“所以我才说要让他来。但是，女人，你没有好好照顾他。根本没有。”

她讶然站着，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
“那家伙有太太，有小孩，却在追别人的太太。”

汉卡脸色发白，这些话有如晴天霹雳。

“我说的是真话。他夜夜流荡。不止一次被人看见。”

她大大放心，舒了一口气。这些她全知道……他忘不了身受的委屈，逼得到外面徘徊。噢，她深深了解他，但是大家用他们喜欢的色彩去渲染一切。

“他若开始干活儿，这件工作也许能驱散他谈恋爱的心思。”

“他是农场主人的儿子……”

“噢，是的，好一个大地主，是不是？他像阉猪面对满满的食槽，千挑万选。他若这么难侍候，何必要跟他爹吵嘴？何必要追雅歌娜？想想多罪过，多丢人！”

她连忙惊呼道：“先生！你究竟在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的是事实。全丽卜卡村的人都知道。你不妨打听打听。”他突然大声说出来，因为他生性冲动，老喜欢脱口说出实情。

“好啦，他能不能来这儿？”她几近耳语说。

“可以。他如果愿意，就明天吧——你怎么啦？为什么流眼泪？”

“没什么……只是太冷了。”

她踏着缓慢、沉重的脚步走开，简直爬都爬不动。世界变得黑漆漆，现在雪花也成了灰色，她找不到来时的道路，想擦掉睫毛上冻结的眼泪，硬是没有办法。她就这么摸黑向前走，走得很快——也很伤心——噢，主



啊，真伤心！

“他，爱上雅歌娜！……爱上雅歌娜！”她气都喘不过来，一颗心像中枪的小鸟拼命颤动。

“说不定是假话，那个人也许是说谎！”恐惧中她抓住这种可能性，牢牢握着不放。

“主啊，难道我的不幸和屈辱还不够多，这种事——这种事还要落在我头上？”她一时悲不自胜，大声叫苦，接着，为了克服满腔的悲哀，她开始奔跑，活像有野狼追她似的，回到家猛喘气，脸色死白死白。

安提克还没有回家。

小家伙坐在外祖父摊在炉边的羊毛袄上，他正在做小风车给他们玩。

“汉卡，他们送羊毛来——送了三袋。”

她打开来看，其中一袋上面有一条面包，些许咸肉和半加仑以上的燕麦片。

她说：“上苍保佑她仁厚的心肠！”觉得很感动，就此弄了一顿丰足的晚餐，然后马上叫孩子们上床睡觉。

现在整栋房屋静悄悄的。薇伦卡那边的人已经就寝，她父亲在火边的草席上睡着了。但是汉卡仍在火炉前面纺纱。

她纺了很久，直忙到深夜，甚至到第一声鸡啼还没歇手，一面缠线，一面回想磨坊主的话：“他追求雅歌娜。”

纺车轮忙碌、单调、平静地嗡嗡响。寒夜由窗口探头，咚咚敲着玻璃窗，猛叹气，并贴近屋墙。寒意由屋角爬过来，逮住她的脚，在泥地上造成一块块白斑，蟋蟀在炉背的某一个地方吱吱叫，只有小孩子说梦话或者在床上翻身的时候，它们才静下来。浓霜愈来愈大，抓住万物，用铁爪猛捏，头上的木板多次吱吱嘎嘎，鼓起的造墙发出枪弹般的声音，裂出一个个小缝，某一根梁柱的纤维隆隆断裂。寒意甚至侵入房子的地基，房屋好像痛得发抖，缩成一团，在可怕的霜害中蹲着打哆嗦。

“我怎么从来没想到呢？是的，她——好标致，好结实，看起来真漂亮！而我——可怜的瘦皮猴，只剩皮包骨！我有魅力吸引他吗？我敢试

吗？就算我交出心脏的鲜血，也不值什么。他一点都不喜欢我。我在他心目中有什么地位？”

无助感传遍了她的身心，静静的，却很痛苦——太痛苦了！她甚至连眼泪都流不出来，她自觉是一株被严霜摧杀的矮树，无法逃避浩劫，甚至不会求救或保护自己。正如严霜扯裂灌木，痛苦正扯裂她的心灵。她把头拦在纺车轮上，垂着手，眺望空茫茫的景色，并思索她的命运。她沉思了好久好久，偶尔有几滴炙人的热泪由沉重的眼睑掉在羊毛上，冻结成痛苦的念珠——宛如鲜血铸成的热泪。

第二天起来，她心情平静多了。当然嘛，暴风雨总要过去的。磨坊主说的也许是真话，也许是假话，但现在整个重担——孩子、家务、一切的烦恼和悲哀——都扛在她的肩头，她能垂头丧气发牢骚吗？

除非她料理一切，谁会插手呢？她跪在哀愁圣母面前，忠心祈祷，恳求天主让事情恢复应有的秩序，她发誓春天要步行到钦斯托荷娃城，请人做三台弥撒，而且——有能力就拿一大块蜡脂到教堂，捐做小蜡烛的材料。

立下这个誓言，她的心情自在多了，一连纺了好多纱，但是，那一天虽然明亮又晴朗，在她看来却漫长得难受，她愈来愈挂念安提克。

他终于回来了，直到晚餐时刻才回来，显得既疲乏又柔顺，客客气气跟她打招呼，还给孩子们买了一些卷饼。

她几乎忘了满心的疑念。当他出去割草当秣料，又帮她喂牲口时，她觉得柔情万千。

然而，他既不说他到过哪里，也不说他做过什么事，她也不敢盘问他。

晚餐过后，斯塔荷走进来。虽然薇伦卡禁止他，他倒常常来这边，过了一會兒，没想到老克伦巴顺道来访。他们十分惊讶，自从他们被赶出家门以后，村里还没有人来看他们，他显然有事情要办。

但是他坦白说，他来看他们，是因为别人都不来。

他们真的很感激。

他们并排坐在炉前的板凳上，一本正经说话，白利特沙老头不时在火

炉里添些燃料。

“凛冽的浓霜，对不对？”

斯塔荷说：“好厉害，不穿羊毛袄，不戴手套，简直没办法打谷。”

“最糟糕的是，附近有狼群！”

大家都惶然瞪着克伦巴。

“噢，是真的。昨天晚上它们在社区长的猪栏下挖洞。一定有人吓走了它们，一头猪都没掳走，但是深坑直达地基下面，我中午亲自去看过。我想至少有五条以上。”

“没有疑问，这代表一个难挨的冬天。”

“是啊，霜害才刚刚开始，看哪，又有野狼来！”

安提克兴致勃勃说：“佛拉庄附近，磨坊那一头的路面上，我看到一整群狼出没的痕迹，斜着走，不过我以为是贵族领地的猎犬。很像，是狼。”

“你走那么远，到开垦地那边？”

“没有。但是我听说他们只砍伐维奇多利附近已买的树林。”

“森林管理员对我说，大地主不雇丽卜卡村民去做工，我猜是为村民维护权利而惩罚他们。”

“不雇丽卜卡村的人，那么谁来砍树呢？”汉卡问道。

“我的好汉卡，很多人正在找工作、讨工作。佛拉庄本身会少吗？卢德卡村会少吗？德比卡村的贫民岂会比我们少？只要大地主提高嗓门，一天之内就会有几百个健壮的农夫涌到他身边。他们若只砍买去的林地，随他们尽量砍，那只是一小部分，何况离我们村庄很远。”

“万一他们动手砍我们的森林^①怎么办？”斯塔荷问道。

克伦巴用简洁而有力的口吻说：“那我们不许！我们要争个高下，叫大地主知道谁比较强——是他还是村民全体。是的，他会知道。”

谈到这儿，他们转变话题，因为这件事太刺激，谁都不喜欢谈，但是

^① 此处“我们的”森林是指“我们有权利砍木头当燃料，大地主没得到我们允许不能乱卖的森林”。